

海天战歌

■黄海涵



三月的傍晚，尚有一丝凛冽的春风拂过海面，卷起一堆堆欢快的浪花。夕阳为航行中的辽宁舰裹上一层金黄色的光芒。

飞行甲板上，一个身着黄色甲板识别服的“小黄人”，带领4名“小蓝人”组员奔向舰岛。他们刚刚完成一个架次的昼间直升机回收引导任务。

领头的“小黄人”步入舰岛，刚摘下头盔，对讲机里便传来了新指令：“李浩，提醒一下，稍后歼-15飞机夜航，立即到塔台碰头。”

李浩嘴里说着“明白”，快步向塔台奔去。路上，她迅速将大脑运转模式从直升机引导员切换为歼-15飞机着舰引导员。

直升机引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在飞行甲板引导舰载直升机起飞和着舰，而歼-15飞机着舰引导员的站位在飞行指挥塔台，主要任务是使用对空电台向歼-15飞行员实时通报飞机下降过程中的位置。

能成为身担重任的“多面手”，李浩说：“要感谢舰上‘一专多能’人才培养计划，给了我宝贵的转岗机会；要感谢班长和战友，对我耐心的指导和帮助；更要感谢自己，用坚持和奋斗证明了自己的能力。”

“37、38、39、40……”姑娘们齐声喊着口号，“好，第三组完成，休息3分钟再来一组！”上强度、抠细节，她们相互分享经验；遇到系留索卡住的特情，只用胳膊的劲儿还不够，还要用上身体的力量。

系留训练期间，姑娘们不知拧破了多少双手套，双手磨出了一个水泡。没过多久，她们褪去稚嫩和柔弱，成了能够扛起系留索说跑就跑的“女汉子”，并通过了系留员考核。之后，李浩和王双转入直升机引导员训练，另外两人开始调度员训练。

刚开始参加直升机引导员训练的李浩和王双，又遇到了新的“拦路虎”：人小风大站不稳、动作僵硬不易懂。

当然不能就此止步。她们像前几批直升机女引导员一样，针对各自情况，开始了寻找解决方法的不懈摸索。

“我今天发现，引导着舰时，如果站在略微靠后的位置，风力会小一些。”

“我今天尝试了两脚前后蹬地的站姿，感觉稳当了很多。”

“咱俩必须加强腿部和核心力量。走，去撸几组铁！”

“你帮我看，‘接近’的手势这样做，是不是会自然一些？”

相互扶持、相互鼓励。她们付出了比男舰员更多的汗水，逐渐从带教班长背后走到班长身前，开始在班长的监督下自主引导舰载直升机起飞和着舰，并于2021年底成功“放单”，通过了独立引导舰载直升机资质认证。

那天，李浩和王双刚刚完成直升机回收引导，正和班长一起在餐厅复盘技术动作。中队长走了过来：“今晚有歼-15着舰引导理论授课，李浩你去学一学，过两天参加歼-15着舰引导跟班。”

“啊？中队长，您确定吗？我直升机引导刚刚放单……”李浩有些惊讶。

“确定确定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‘一专多能’嘛！”中队长冲她做了个加油的手势，便离开了。

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李浩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说。她知道，自己距离歼-15飞机保障更近了一步。

三天后夜航，李浩头一次站在了着舰引导参谋身后，满脑子都是刚从书本上背来的概念和知识。

塔台光线很暗，参谋一脸严肃地盯着屏幕上的十字中心点，战机的光影渐渐清晰。

战机持续接近母舰，参谋根据跳跃变化的数字，实时向飞行员通报对准情况。

夜空中，战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。

“咣——”战机拖着炫目尾焰，挂住

阻拦索，平稳着舰。

李浩的心总算稍稍放松了一些，轻轻呼出一口气。

没过几天，中队又安排起降信号员张一鸣与李浩一同学习歼-15着舰引导，两人开始结伴前行。

参加“一专多能”双岗培训，意味着必须牺牲部分业余时间用于学习和训练。

那段时间，她们每天提前起床，复习直升机引导手势，背诵歼-15着舰引导流程；她们推迟就寝，猫在餐厅里加班，对着视频练习引导口令。出海期间，则可以用“脚不沾地”形容她们：白天往返于甲板和舰岛，引导直升机着舰和起飞、为舰载机起飞提供灯光支持，夜航时扎在塔台跟班着舰引导，熄灯后继续加班学习。

“现在想见你一面实在太难了。”室友捧着张一鸣的脸仔细端详，“你这黑眼圈啊，快赶上国宝大熊猫喽！”

两个月过去了，这天，中队组织了“歼-15着舰引导”科目第一次实操考核。李浩坐到台位前，回头一望，身后站着一排考官，不禁感到心跳加速。她清清嗓子，脑门上冒出一层薄汗。

显示屏中，歼-15飞机着舰视频的画面出现了，她按下话筒，放开喉咙说出口令。

没想到话音刚落，考官就叫停了考核：“姑娘，这不是录广播，不用这么大声，声线放得平缓些。一名优秀的着舰引导员，不仅要准确播报数据和态势，更要与飞行员达成高效沟通。我们要用自身稳定的情绪状态去影响和鼓励飞行员，帮他们从距离母舰十余公里的地方，就开始建立成功着舰的信心。”

李浩和张一鸣没想到，考试还没开始便结束了。她俩大眼瞪小眼，心中恍然：看似简单的报数口令，其背后却有如此重要的意义。

从此，她们在每天复习操作流程的基础上，给自己增加了“你说我听”这个新课题，分析受众听到口令的主观感受，再调整口令的音量语音语调，探讨如何更精准地向飞行员传递信息。

“这两个姑娘进步神速！”带教参谋向领导报告时，为她们竖起了大拇指。

2022年初，李浩和张一鸣完成歼-15飞机着舰引导实操指标，通过考核，取得了独立值更资质认证。她们开始多岗位值更，放飞直升机，操纵舰载机起降灯光，引导飞行员着舰。

她们与其他“甲板小花”并肩站在更广阔的岗位平台上，心中悄悄立下成为歼-15飞机甲板引导员的理想。

辽宁舰上，像李浩、张一鸣这样取得“双岗认证”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。舰上还有能操舵的话务员、会系留飞机的帆缆兵、懂车工钳工的舰载机供气兵……他们走出“舒适区”，跨过“稳定期”，变身“机动队”，争做前进航程中最澎湃的浪花，用多彩的青春唱响了一曲曲海天战歌。

★ 感念 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1942年5月的一个早晨，密集的枪声在河北省深县高盐场村头响起。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一年，从4月底开始，华北日军便开始了“五一一大扫荡”，华北平原上天天有枪声，到处是血腥。

那天的枪声由高盐场村北向着村南一路响过来。几位在村头奶奶庙门口聊天的老人躲到庙里，听到外面传来这样的对话：

“连长，我们要不要进村？”

“不行，不能连累乡亲们，继续向南撤。”

20多个八路军战士被鬼子的机械化部队追赶，刚刚跑到村南长满苜蓿的坟地里，就被鬼子赶上并包围了。

小满时节，苜蓿已经吐出了紫色的花穗。战士们借助二尺来高的苜蓿作掩护，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，但因寡不敌众，纷纷倒下。畜生一样的侵略者，端着枪，监视着村民，逐一搜寻八路军战士的遗体，并补刀乱刺。村民搜寻到一位八路军战士身边时，战士突然悄悄睁开了眼睛，小声说：“老乡，我还活着。”老乡趁鬼子没有注意，赶紧铲倒苜蓿草把他掩盖起来。夜深人静之后，村民把那个受伤严重的战士送到了另一个村的八路军交通站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一位名叫张群套的村民装作拾粪的样子，又去苜蓿地周围巡视，想看看有没有幸存的八路军战士。他走到地头，果然从坟地的大柏树上跳下一个。这棵几十年树龄的柏树，树冠浓密。战斗最激烈时，这位八路军战士藏到了柏树上。张群套赶紧回家拿来干粮和衣服。战士吃了干粮，换上便衣，再三谢过老乡便匆匆忙忙走了。张群套只记得他说自己是山西人，腰里佩着盒子枪，估计是个干部。这是高盐场村民掌握的关于这群八路军战士的唯一信息。

从1942年5月的那一天开始，高盐场的村民们便多了一颗心，等待有人来联系他们，认领村南苜蓿地里那些烈士的遗骸。一年，两年，30年，40年……当年参加掩埋烈士的村民都老了，并渐渐有人去世了。

一转眼就是70多年。2015年，当地《衡水晚报》刊登了一篇关于1942年5月发生在武邑县的“任角战斗”的文章，文章的作者是曾经担任过武邑县公安局局长的傅宪荣同志。他多年研究任角战斗，积累了大量资料。他的这篇文章在高盐场村引起了关注，因为当年牺牲在高盐场的八路军战士，就是从任角方向跑过来的。他们会不是从任角战斗中突围出来的呢？村和乡里的同志通过报社联系上了傅宪荣。傅宪荣听说此事，也很激动，马上赶到高盐场，与有关村民座谈。那天在场年龄最大的张玉昌老人已经90岁，说起当年

★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

雪原的热

■田海涛

越往高处就越冷
越往高处，雪花也就越密集
长年累月的雪
在战士眼中
把高原变成了雪原

雪原有冷，有热
也分一年四季
雪原热时
比你经历过所有冷都冷
那是一种特殊的炽热，无关温度
遇到战士，瞬间化成泪水的热

这种热，不足以
让雪原的种子发芽
不足以让枝条开花
不足以让整个春天来到
但雪原的热可以让一部分春天
乘着爆裂冰冷的春风
提前来到战士脸上
盛开出一片高原红

魂牵梦萦苜蓿地

■郭华

联想到这些，我急切地来到高盐场，村党支部书记和几位老人已经在纪念碑处等我。只见那块巨大的、未经雕琢的青石正面刻着“抗日英烈永垂不朽”的题词，落款为“九十三年抗战老兵刘世雄”。刘世雄离休前为海军航空兵顾问，是从高盐场走出去的将军之一。

村里老人又讲起当年的故事，我请他们把发生战斗的苜蓿地指给我看，又把我所了解的高盐场将军曾经参加过护驾池战斗的事告诉他们。

站在当年的苜蓿地地头，北面是祥和安宁的村庄，一排排房屋和停在村边的一辆辆小轿车清晰可见。地里取代大柏树的，是高大的电信信号塔。苜蓿没了踪影，一地绿油油的麦苗刚刚浇过返青水，在春风的轻拂下充满生机。南面则是大片的杨树林，穿过树林就是日新月异的都市。

烈士们甘于流血牺牲，是为了赶走侵略者，建设一个新中国。我想，他们一定想象过新中国的样子，如果他们见到今天这般美好幸福的生活，一定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、感到自豪，因为没有他们的热血浇灌，就没有今天的安宁繁荣。

我久久地凝望着那片土地，默默地心里说：虽然我们至今不知道你们的名字，甚至你们部队的番号都是推测出来的，但你们却被成千上万的人怀念着。整整81年了，人们没有一天忘记你们。因为确认无疑，你们是英雄。

★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悠悠岁月，漫漫人生。虽然退伍多年，我对军营仍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，就像故乡之于游子，永远牵系着我的心。

前不久，几位老战友相约，不惜千里迢迢，踏上军营寻根之旅。一路上，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，往事在记忆中翻飞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是一名高中学生，是征兵的连长把我领进了军营。最初，军营生活在我眼中既神秘又枯燥。军装要穿得严整规矩，队列集合要整齐划一，被子叠得像“豆腐块”，鞋、帽、毛巾、茶缸要摆得横竖一条线……刚开始，总觉得有点不适应。后来，我才慢慢体会到老兵说的话——这样的生活才叫严谨、生动、威武、有朝气。部队是个大熔炉，我这个新兵像一块刚出土的矿石，就这样被投入炉膛熔炼了。

我所在的老部队是具有光荣历史的威武之师。威震敌胆的上甘岭战役和特级英雄黄继光，是她无上荣光的标志。我永远难忘新兵入伍的第一课，就是看电影《上甘岭》。看到战士在炮火中瞬间化为烟尘的壮烈情景时，礼堂中出现一阵骚动，我看到几个战士扶着一个人匆忙离场。坐在我身旁的老兵告诉我：“他叫张计发，是原志愿军45师135团二营七连连长，也是电影中八连连长张志发的原型，现任135团参谋长。”老兵还说：“参谋长这是回想起



踏雪巡边(中国画)

陆千波作

长征

第5744期

